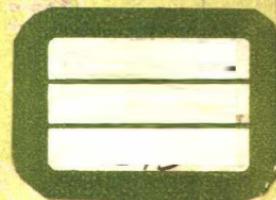


刊讀事附華



蘇聯工業化方案

(本訂增)

列昂節夫著

新華書店發行

目 錄

蘇聯工業化方法

列昂節夫 一

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辦法及其在國家經濟革新中的作用

柯舍列夫 元

附 錄

蘇聯一九四九年度經濟計劃執行總結

蘇聯政府中央統計局 翁

蘇聯經濟的迅速上升

羅科申 雪

蘇聯工業化方法

列昂節夫

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底過程中，全世界都看到了由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產生出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所給予蘇聯人民的不可戰勝的威力。在戰爭考驗的熔爐中，沒有人剝削人的蘇維埃社會制度，證明了比較那些非蘇維埃社會制度更為穩固和更富於生命力。生活已經清楚的表明了，蘇維埃社會制度，是優於任何非蘇維埃社會制度的社會組織形式。沒有民族壓迫和民族不平等的蘇維埃國家制度，顯示了她的無與倫比的力量、穩固和生命力。

蘇維埃社會和國家制度，不僅在和平建設與和平勞動的環境下，是最好的社會組織形式，同時也是在空前戰爭考驗環境中，動員全部人民力量擊退敵人的最好形式。蘇維埃國家的經濟基礎——國民經濟和社會佔有生產手段的社會主義制度——證明了較在工業上壟斷資本和農業上地主土地所有權的統治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敵國經濟，更是無可比擬的富於生命力。

蘇維埃制度，由於它是更為進步的社會組織形式，而贏得了勝利。它底進步性，已在戰前和這次戰爭期間顯示出來。沒有全國積極防禦的初步準備，對於強大的、武裝優良和準備充分的敵人的這個歷史性勝利，是無法獲得的。我國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擁有的物資能力，超過了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好幾倍。

可以用來進行戰爭的舊俄經濟基礎和蘇聯經濟基礎間有着極大的差別。斯大林同志在他那富有

歷史意義的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的演說裏，引證了基本統計材料來說明這種不同性質，指出這樣空前上昇的生產，不能認為是一個國家由落後到先進的簡單的和尋常的發展，「這是一個躍進，由於它，我們的祖國由落後國變成了先進國，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

這個躍進，是在歷史上可能最短的時間內完成的。這個規模龐大和意義極為重要的歷史轉變，是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完成的。勝利完成這樣雄偉工作之所以成為可能，這是由於蘇維埃制度的優越性，這是由於蘇維埃制度發展所依據的那些新的經濟規律。這個可能性的變成現實性，應該感謝列寧—斯大林黨的明智的和深遠的政策。

我們國家由落後到先進，由農業國到工業國的歷史性轉變，勝利擊退敵人的經濟基礎的建立，以及進行戰爭所需要的物資能力的確保——所有這些，都是由列寧—斯大林黨在偉大建設時代和三個五年計劃時間所實行的那些政策的結果。即：第一，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政策，第二，農業集體化政策。

在一月九日的演講中，斯大林同志對於蘇聯工業化方法和蘇聯建立農業大量生產的方法，給予了深邃的科學分析。這個分析，總結了歷史發展的巨大過程，對於整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特別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都是極有價值的貢獻。

最近幾年來的事件，特別生動和明顯的表明了蘇維埃革命從帝國主義奴役下，從降落到二等國家的範圍中，拯救了我們的祖國。

由於許多歷史原因，在革命以前，我國在經濟——技術方面，是極端落後的。領土佔世界各國第一位和人口佔第三位（居更落後和人口更為稠密的國家中國和印度之後）的沙俄，在工業生產量上，却只佔世界第五位和歐洲第四位。一九一三年世界工業生產中，沙俄所佔的部分，是無足重要的——僅佔 2.6% ，而美國部分則為 38.2% ，英國則為 12.1% ，德國為 15.3% ，法國為 6.6% 。

在革命前，俄國的工業基礎極為薄弱。她的現代生產工具的裝備，要比英國的壞四倍，比德國的壞五倍，比美國的壞十倍。俄國所佔有的天然資源雖然非常豐富，但是「一九一三年她的每人平均工業生產量，却比那些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少得多。

由於地主和資本家管理的結果，俄國經濟——技術的落後性，不但沒有減輕，並且相反的一年比一年的加重着。在一九〇〇年，俄國冶煉的生鐵，比美國的少八倍，比德國的少六倍，比法國的少三倍；而在一九一三年，即比美國少十一倍，比德國少八倍，比法國少四倍。

經濟和技術的落後性，使沙俄在各方面都依賴於外國。她的絕大多數的設備和其他生產工具，甚至包括農村用的鐮刀，都不得不從外國輸入。很大部分的企業被掌握在外國資本的手裏，後者幾乎握有工業股份公司資本的一半，和俄國各大銀行資本的四分之三。外國資本家，可以在最重要的重工業部門，如煤礦、冶金、石油、電工和機器製造等業內，自由經營。這些外國資本家，爲了害怕失掉他們的地位，就想盡各種辦法來阻止俄國重工業，特別是機器製造業的發展。沙皇政府，在困難的時候，例如在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七年革命時期內，即向外國股票交易所請求貸款。所有這些借款和貿易協定，都是在奴役俄國的條件下訂立的。在利潤和利息的形式下，外國資本每年差不多要從俄國勒榨走十萬萬金盧布。沙皇政府不但是外國列強的納貢者，並且也是他們政治上的附庸。

沙皇政權用鐵籠捆束了偉大俄羅斯人民的力量，摧毀和絞殺了國家的人才，壓抑了她的巨大的創造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戰澈底的暴露了以最大地主沙皇爲首的貴族——商人制度的腐朽性。這已經變得非常明顯了，只有澈底的改革才能挽救我們祖國，才能進一步的保證她的獨立生存。在帝國主義時代，在武裝到牙齒的吃人野獸帝國主義的絕望競爭、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非常尖銳的鬥爭環境下，雖然富於天然資源、領土和人口，但在技術——經濟方面薄弱的俄國，自然就變成了帝國主義

騙子的可口食物。只有澈底的改革和消滅這種落後一世代的落後性，才能阻止我們國家變成帝國主義者手中的玩具，和降落到二等國家範疇裏面去。

我們祖國的命運已經到了如此地步，所以一當她的生存遭受到致命威脅的時候，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下的工人階級，便能集合廣大羣衆，把政權奪在自己手中，並堅決的扭轉了社會發展的道路。

斯大林同志曾經指出，從前的統治階級，沒有一個能够消滅俄國這種落後一世代的落後性，只有一九一七年取得政權的工人階級，才能完成這個在歷史規模和其意義上都是極為巨大的任務。布爾什維克黨勇敢的領導着我國沿着這條尚未爲人所知的、新的、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建設道路前進。奠定世界上第一個蘇維埃國家基礎的列寧—斯大林黨，是爲下面的天才戰略方針所武裝起來的；這個方針就在於：第一，工人階級必須奪取政權，然後利用這個政權作爲改變這個社會的强大工具；第二，必須消滅這個國家落後一世代的落後性，並把她引到更爲進步的社會主義發展的寬廣道路上去。

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夕，列寧即已着重指出，在經濟——技術方面趕上並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我們祖國生死攸關的問題。或者毀滅，或者以全部速度邁向社會主義——這就是歷史擺在我國面前的問題。

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從一九一七年日益逼近的慘禍中，在我們祖國可能變成外國帝國主義手下的輕易犧牲者時，拯救了我們的祖國。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依靠着爲革命喚醒起來的人民大衆的空前支持，勝利地擊退了德國帝國主義和其他干涉主義者的進攻。但是爲社會發展規律知識所武裝起來的列寧—斯大林黨，又清楚地看到了蘇維埃國家正在面臨着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更加强大的進攻。因此，在已經開始的和平休養時期內，就發生了必須把國家轉變成能够迎擊任何全副武裝敵人

的不可避免的需要。這樣的任務，是不能以通常的資本主義發展方法來解決的。俄國曾經落在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後面五十年到一百年。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年代，大大地摧毀了這個國家，使她那已經薄弱的經濟基礎遭到了鉅大的破壞。

爲了消滅國家技術——經濟的落後性，就必須實行兩個基本經濟改革：國家工業化，即創造現代化的重工業；和把農業轉變到大規模生產的軌道上來，即在農村內建立大規模的、高度生產力的經濟。要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還保留下來的話，實現這兩個改革就需要好幾十年。

因此，如果用由落後到進步的通常方法，把我國昇入到經濟上先進的國家行列裏，即使在最有利的條件下，至少也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時間。把我國從落後國家，迅速地變成先進國家，從農業國家，變成工業國家，是需要一個躍進的。這個躍進，只有依照社會主義發展方法，在利用社會主義發展方法比資本主義發展方法所特有的那些長處和優越性的基礎上，才能成功。

因此，消滅我國落後一世代的落後性這個任務，和在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是一致的。一方面，爲了使社會主義生產方法獲得勝利，我們必須消除技術——經濟的落後性，另一方面，爲了使俄國變成高度發展和先進的強國，就必須沿着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前進。列寧——斯大林黨及時地發現了這個社會發展規律，並把它做爲黨所製訂的科學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計劃的基礎。黨預計到戰爭的日益逼近，在進行經濟建設時，就決定在可能最短的歷史時間內建立起一個在現代軍事技術條件下擊退侵略者所必需的經濟基礎。

由於黨的目的在於初步準備全國積極防禦的政策的結果，由於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結果，蘇維埃國家在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候已經掌握了勝利擊退侵略者和戰勝他們所必須的物資能力。由於實行幾個斯大林五年計劃的結果，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已經變成了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集體農場的強國，和不可摧毀的堡壘。列寧——斯大林黨的深遠而聰智的政策，就這

樣的把我國從德國帝國主義的奴役下拯救出來。

二

列寧在新經濟政策初期那些困難年月內，即已着重說明建立社會主義工業的必要性，那時長期戰爭所加於我們祖國身上的創傷，依然猶在。在恢復時期的末葉，當蘇維埃發展前途問題的討論達到頂點時，斯大林同志即提出把社會主義工業化作為經濟建設的基本環節。

繼續列寧的偉大事業，斯大林同志堅持在與社會主義敵人戰鬥中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學說，鞏固並發展了它。他以實現社會主義方法的確切知識，武裝了黨和蘇維埃人民。這些方法，那時還沒有在實踐中得到考驗。這個概略方法，必須在數百萬人民進行建設歷史上第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實踐基礎上加以改進。

完成這樣莊嚴的任務，需要有明確的目標、鋼鐵的意志，對於解決這一系列任務方法的深刻科學瞭解，和克服困難的不屈不撓的決心。斯大林同志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就是以所有這些品質武裝了蘇聯人民。

黨在一定的歷史順序內，提出並解決了這些偉大的轉變任務。在恢復時期的末葉，接着下面的一個環節就是社會主義工業化。接着，在第一次斯大林工業化的偉大勝利基礎上，黨就把農業集體化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這是工人階級獲得政權後，最澈底的革命改革；這是蘇聯社會實行社會主義改革的最困難和最複雜的任務。

爲了什麼理由，下面一個環節應是工業化，而建設蘇聯社會主義和消滅我國一世代的落後性，必須從工業化開始呢？

由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最先進的蘇維埃制度已在我國獲得了勝利。但是，這個社會的經

濟基礎是落後的：蘇維埃政權是在工業發展微弱並被相當破壞的小農國度內獲得勝利的。因此，先進的政治制度和落後的社會經濟基礎間，就發生了矛盾。列寧曾反覆着重的指明這件事實：只要小農經濟在我們國內佔着優勢，在這個國內資本主義就比社會主義有着更堅固的經濟基礎。小商品生產不斷地產生資本主義成份；資本主義復活的危險曾經存在着。爲了消滅這個矛盾，就必須根本改造蘇聯社會的經濟基礎，使其符合於先進的政治制度。就是這個發展脆弱的工業，它使沙俄經濟帶着偏面的農業性質，並爲沙俄技術——經濟落後的基礎。爲了消除這種技術——經濟的落後性，首先必需建立起強大的工業骨幹。工業發展是蘇聯社會主義社會藉以在大規模生產、集體勞動和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的基礎上完成農業改造的工具。

斯大林同志曾經發展了列寧關於作爲社會主義唯一物質基礎的大工業的重要性學說。作爲社會主義社會建設領導力量的工人階級，就是在這些大工業中集中起來的。由於這點，大工業的增長，就意味着工人階級地位鞏固，和國內階級力量相互關係變化的對於工人階級有利。大規模工業，體現着勞動的社會化；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勞動的社會化雖與資本主義的佔有性質互相矛盾，但在剝削者的財產被剝奪以後，它就在生產手段社會佔有制的形式下，獲得了堅固的基礎。在蘇維埃國家多樣性的經濟中，大規模的國有工業是純粹的社會主義企業；這裏的社會生產關係，在資本主義財產被消滅以後，已經變成了純粹的社會主義形式。大工業內存在着建立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社會勞動組織形式的技術——經濟條件，這個形式是社會主義制度最重要的特徵。大工業爲我國經濟獨立的保證和軍事威力的基礎這件事，對於處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的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曾經有着特殊的重要意義。

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曾經保證過消滅我國經濟的落後性。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工業化，乃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同時，工業化乃是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勝利的關鍵，因爲大工業是社會主義經

濟形式和蘇聯經濟學社會主義趨勢的基礎和堡壘。大工業的增長和擴張，就意味着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擴張和資本主義經濟成份的驅逐。工業的鞏固和增長，就意味着在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中為一切勞動人民所公認的領袖——工人階級的鞏固和增長。由於所有這些理由，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就變成了我們祖國社會主義發展的不變的經濟規律。

國家工業化，已經證明對於蘇聯人民有著客觀的必要性，並為整個國內國際環境所不可避免的規定着。為了保持政治和經濟的獨立，為了在社會主義的軌道上存在並向前繼續發展，我們國家就必須克服她在經濟上和技術上的落後性，而工業化就是克服這些落後性的關鍵。在看到了這個客觀的經濟需要後，我們的任務就在於自覺的和有組織的去完成它。

斯大林同志指出並不是每一種工業發展，都符合於蘇維埃國家的歷史任務。為了在可能最短的時期內保證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經濟獨立和自給，並使她變成敵人攻克不下的堡壘，那就必須建立重工業，即建立那些生產生產手段的各種工業：黑色和有色的冶金工業（鐵和非鐵金屬——作者註）、燃料工業（煤、油、泥炭）、動力工業、化學工業、特別是機器製造業。機器製造業是主要的一環，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核心，是重新武裝國民經濟各部門技術的工具。機器製造業的發展，是國民經濟——所有工業、農業和交通業——一切部門技術建設的決定條件，是加強我國防禦力量最重要的條件。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對於我黨對於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總路線規定如下：

「把我們由農業國變成能够自立生產必需裝備品的工業國——這就是我們總路線的實質和基礎。我們必須如此的組織這個工作，以便使所有經濟工作者的思想和熱情，都確定無疑地朝着這個方向，朝着這個把我們國家從輸入設備的國家，變成生產這些設備的國家。因為我們國家經濟自給的基本保證就在這裏。因為我們國家不會變成資本主義國家附庸國的保證就在

這裏。」

社會主義的敵人，用盡各種方法來破壞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工作。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資產階級分子和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的破壞分子，都起來「證明」黨提出來的這個偉大的改革計劃的不能實行。蘇聯人民的敵人，在推測到與偉大重工業建設有關的不可避免的短期困難時，就努力地想把我國引到恢復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為此目的，他們就要求首先發展輕工業，希望剝奪作為新社會制度勝利基礎的我國重工業。因此，所謂「白洋布工業化」的投降復辟計劃，就被提了出來。但是黨拒絕了資產階級代理人的這個陰謀，因為斯大林會以重工業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革和轉變成經濟獨立的強國時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學說武裝了黨。斯大林同志強調的說：

『……工業化必須被瞭解為首先是發展我國的重工業，特別是發展我們自己的機器製造業，一般說來，這是工業的基本神經。沒有這一點，去談論保證我國經濟的自主，就等於空話。』

斯大林同志在引申這個意見時指出：

『工業化並不等於說要發展每一種工業。工業化的重心，它的基礎，是在於發展重工業（燃料、金屬等），是在於最後地製造生產手段的生產，是在於發展我們自己的機器製造業。工業化的任務，不僅要領導我們整個國民經濟走向工業部分的增長，並且要在這個發展中，保證被資本主義包圍的我國的經濟自主，把她從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中挽救出來。處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如果自己在國內不能生產生產手段和生產工具，如果它依然停留在那個被迫把其國民經濟置於那些生產和輸出着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的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支配下，它就不能夠保持它的經濟自主。停留在這個階段上，就意味着使我們自己屈服於世界資本的附庸地位。』（『關於蘇聯的經濟地位』第六頁，一九三七年）

蘇聯經濟制度的最重要優點之一，就是蘇聯工業化方法和資本主義工業化方法的不同，這個優

點，曾經決定了列寧—斯大林黨所樹立的偉大改革計劃的勝利。這一點，已爲斯大林同志在其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歷史性的演說中加以分析。在總結非常豐富的歷史發展經驗時，斯大林同志揭露了這個不同：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出發點，它的第一個目標，通常都是輕工業。在輕工業部門內，資本週轉率比在重工業內快，但其資本有機構成則較低，在重工業內，用費浩繁的工程和設備，需要大量的資本投資。因此，在資本主義市場規律的統治下，在輕工業內的利潤率，比在重工業內爲高和更加保險。在輕工業內，資本的積累是需要很長的時間的，它首先在銀行裏積累起來，然後在輪到發展重工業時，轉到重工業裏面去。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這種通常方法，所費時間太長；其結果必使我國在相當時間內停留在沒有重工業的情況下。

『很明顯的，共產黨是不能採取這條道路的，』斯大林說，『黨知道戰爭日益逼近，沒有重工業就不可能保衛國家。必須趕快着手發展重工業，在這件事情上拖延了，那就等於失敗。黨記住了列寧的話，沒有重工業，便不能保持國家的獨立，沒有重工業，蘇維埃制度就會毀滅。因此我國共產黨拒絕了「通常的」工業化道路，而從發展重工業來開始國家工業化。這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但不是不可以做到的事情。在這方面，工業和銀行國有制，大大的幫助了我們，使我們能够迅速聚集資金，並將資金轉用到重工業方面去。無可懷疑的，沒有這點，我們就不可能在這樣短促的時間內，把我國變成工業國。』

資本主義各國工業發展的過程，證實了斯大林同志這個推斷。在很長時期內，在資本主義各國內，從其工業開始發展起經過數十年時間，輕工業都比重工業佔着優勢。如所週知，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過程，首先開始於十八世紀後半期出現了棉花機和蒸汽機的英國。紡織工業——棉、毛、麻織物的生產——在工業革命以後數十年內，都仍是採用機器和大工廠生產方法的主要陣地。機器只是慢慢才擴展到其他生產部門，從水力機變到蒸汽機，紡織工廠需要更多的煤炭。這就給大規模的採

煤業打下了基礎。而在另一方面，機器需求又提高了冶金業的重要性和導致金屬生產的擴張。這就奠定了重工業的基礎。最後，從人力生產機器轉變到機器生產機器，機器製造業便隨之開始發展。但是，甚至在煤礦、冶金和機器製造等業打下基礎以後，輕工業——主要是紡織工業——仍然是大規模工業中的主要工業；冶金業增長的速度雖然很快，但是『王——棉』在十九世紀前半期的英國經濟中，依然佔着統治的地位。棉織品佔英國出口的第一位，廉價的白洋布，給英國資本向世界各國的輸出鋪平了道路。

隨英國之後走上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的其他各國，並不一定要重複工業革命所有的階段。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已有可能沿着已被踏平的道路前進，利用英國工業的技術成就和經驗，越過某些發展階段。但在這裏，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最初階段，工業發展的主要地位，同樣是屬於紡織工業。如在法國，在工業化的第一階段，在整個十九世紀的前半期，發展最快的就是紡織工業。從一八〇二年到一八〇五年，法國每年消費的棉花，約為八千噸，而在一八二五年到一八三〇年，即為三萬噸到三萬四千噸。至於鐵，在這些年代的法國內僅僅才是開步走。

在美國，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工業發展的最初階段，棉織工業同樣佔着所有其他工業的領導地位。

於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日本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過程，更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所謂『明治維新』之後，開始了廣泛的建設，私人資本主要投向於紡織工業和其他輕工業。至於重工業，那主要是靠國家來建設。只在後來，那些屬於國家的許多企業，才轉到大壟斷資本家的手裏。

最後，沙俄的歷史經驗，也同樣明確地說明了這點。如所週知，沙俄走上工業發展的道路，遠較其他國家為晚。可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沙俄的輕工業——特別是紡織工業——已達到了相當發展的程度。但在重工業中情形却完全不同。直到革命為止，重工業一直是我國經濟中的

最大弱點。缺乏五金，沒有自己的機器製造業，乃是沙俄經濟生活中最大的特徵。

因此，如果我國要是繼續走着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的話，她就一定還要在更長的幾十年內停滯在沒有重工業的狀態內；她在技術——經濟從而和軍事方面的脆弱性，就一定還要繼續下去。由此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蘇聯工業化的方法，對於我國的歷史命運是有何等重要的意義。蘇聯工業化的特點就在於她的工業化過程，不是從輕工業開始，而是直接從發展重工業開始的。

蘇聯工業化方法的特點和優越性，是直接由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制度的根本特性和其經濟規律所產生的。斯大林同志在其二月的演說中，對於蘇聯工業化方法特性的科學分析，和他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有着最緊密的聯繫。

蘇聯工業化方法的基本特點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法則作用的特性間，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的一樣，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國民經濟中，價值法則並沒有消滅，而只是在變相的形態下作用着。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已再不能轉化為剝削勞動的資本。在此情況下，價值法則並不引向平均利潤率規律。相反的，平均利潤率規律的作用却隨着生產手段私有制和人剝削人的制度的毀滅而停止。如果平均利潤率規律，在我們經濟學中仍然有其意義的話，那麼我們國家就會仍然沒有重工業。因為建設這門工業需要鉅大的費用。這些企業——如冶金、化學、動力和機器製造業等巨大企業——在初期階段，是無利可圖；而私人資本所有者，又不願意發展這些不能馬上獲得不低於平均利潤率的工業。從這點上就可以清楚看到，在分析價值法則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學中的作用時，就特別不能忽視這個法則是在平均利潤率已經消滅的條件下起着作用的這個事實。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平均利潤率是價值法則的必然結果和其實現形式。

蘇聯工業化方法的優越性，不僅表現在建設重工業的過程中，同時也表現在它進一步向前發展的過程中。在蘇聯的經濟中，由於生產社會性質和生產手段社會所有制的符合一致，從而保證了生產

力和生產關係完全一致這樣事實的結果，社會主義制度的國民經濟就依照着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規律向前發展；這個規律，排除了危機，並保證了各部門經濟有計劃和穩步的發展。在這裏，就產生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國民經濟，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優越性和根本區別。資本主義的生產，不可避免的要為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所打斷；在經濟危機時，重工業部門的生產，就發生着特別嚴重的下降。與此相反，在蘇聯國內，重工業却在穩步的增長和發展着。這已為斯大林五年計劃的經驗和恢復與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新斯大林五年計劃的令人自豪的上升發展曲線，所生動的證明了。

斯大林同志以對於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資本主義各國工業發展間的差別的全盤研究，豐富了經濟科學。這些差別，牽涉到工業化過程的所有方面：即工業化過程的社會內容，建設重工業資金的來源，這些資金的使用方向，我國工業發展的速度，技術、幹部問題，以及工業化的社會影響。

蘇聯已經完成了這個保證社會主義工業形式日益戰勝小商品形式，以及更重要的戰勝資本主義形式的工業化。「我們工業化的特點，」斯大林同志說，「就在於它是社會主義工業化，一個保證

工業中社會主義成份對於私人經濟成份，對於小商品和資本主義成份勝利的工業化。」
在規定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學說時，斯大林同志特別注意到建設我國巨大社會主義工業的資金來源問題。在概括世界歷史經驗時，他分析了資本主義歷史上著名强大工業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的三條道路：

第一條道路，是攫奪和搶掠殖民地的道路。例如英國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英國在世界上每個角落裏攫奪了殖民地，並從這些殖民地中吸取「剩餘」資本來發展工業，從而變成「世界的工業工廠」。

第二條道路，是武裝打垮其他國家和索取賠款的道路。例如德國就是這樣。德國於一八七一年戰敗法國，取得五十億法郎賠款後，即把這些賠款投入工業。

第三條道路，是資本主義落後的國家從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內，獲得貸款和特許權。

這些道路對於蘇聯都不適合。蘇聯在解決以新工業供給國家這個問題時，並沒有藉助於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大工業時所憑藉的這些資金來源。

斯大林同志從各方面解決了這個最困難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資金來源問題，並在我們建設的各個階段上，指出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中所存在着的資金新的來源和新的可能性。

貫澈社會主義工業化，需要蘇聯人民最大限度的努力。建立新的設備，需要浩大的資金。這些資金，只有從蘇聯人民——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自我犧牲的勞動中，才能建立起來。最富足的資本主義國家，她們慷慨的拿出數十萬萬給德國銀行老闆和工業家，但在同一時期，却拒絕借款給蘇聯，或者提出顯然令人不能接受的奴役性的借款條件。

蘇聯人民爲了依靠自己力量擔負起改革我們祖國工業的這個巨大任務，他們就必須節制自己的許多要求。甚至在許多工廠已經建立以後，許多困難都還沒有停止。新生的工業化，首先害了「幼稚病」。我們不僅需要建立新技術，同樣也需要培養新幹部：沒有技術的工人，一開始就弄壞了車床，直到他們學會了怎樣正確地使用它們爲止。同時，領取法西斯特務組織黃金的敵人，也在進行怠工，破壞，在礦場、煤坑和工場內，組織爆炸，努力破壞國民經濟。

但是蘇聯人民克服了一切困難，勝利的完成了這個爲新技術、爲強大先進工業和爲我們祖國獨立強大而進行的空前鬥爭。

在斯大林同志規定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理論中，特別重要的一點乃是我國工業改革的速度問題。對於國內國際形勢深遠的斯大林主義的分析，表明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速度必須迅速。蘇聯必須在歷史上可能最短的時期內，建立起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斯大林同志指明了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是由蘇聯工業化方法的基本特性，是由它比資本主義工業化方法所特具的卓越性中，產生出來的。

一九三一年初，斯大林同志發表了一篇關於經濟工作者的任務的歷史性演說。指出沙俄歷史之所以聞名，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由於她因落後而曾為敵人所擊敗的這件事實。他說：

「回想一下革命前一個詩人的幾句話吧！『你貧窮而又富饒，你強大而又無力，俄羅斯祖國啊。』前詩人的這幾句話，是為這些先生們所熟知的。他們一邊打一邊說：『你富饒』——這就是說，可以在你身上致富。他們一邊打一邊說：『你貧窮、無力』——這就是說，可以打你，掠奪你，而不受到處罰。」

列寧—斯大林黨十分重視在歷史上可能最短的時間內消滅我國落後性這個任務。斯大林同志說：

『我們已經比那些主要國家落後五十年到一百年。我們必須在十年內跑完這段路程。我們或者是這樣做，或者就要被壓碎。』

列寧—斯大林黨所規定的這個任務已被完成了。正是這點才把我們祖國從變成德國法西斯分子的輕易犧牲品中挽救出來。如果沒有斯大林五年計劃生產出來的金屬，蘇聯就不可能抵抗希特勒匪徒。奴隸的命運就將會降臨到蘇聯人民的頭上。希特勒分子，像紐倫堡審判所特別生動的表明出來的一樣，曾經深信他們能夠猥褻無忌的掠奪我國，曾經深信他們可以從我國身上大發橫財。但是德國法西斯強盜是完全失望了。憑藉着斯大林五年計劃建立起來的强大經濟基礎的蘇聯人民和其紅軍，已給予德國法西斯侵略者一個教訓，這個教訓或將為那些愛好別人財產的人們所長久的記住。

在分析社會主義工業化方法和資本主義方法的不同時，斯大林同志解決了關於所有這些工業化方法的社會內容和社會影響問題。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的發展，一方面給資本主義關係的擴展和鞏固打下了物質的基礎，但在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的導向了資產階級制度所固有的矛盾的增長、深化和加強。社會主義工業化，在原則上却帶有與此不同的性質。